

穆宏燕 著

梨花满地

大学里的爱情，虽然浪漫，但也沉痛。
梨花缤纷又凋谢，但明年毕竟再放；皈依
佛门，也未必万念俱灰。——莫言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梨
花
地



穆宏燕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梨花满地 / 穆宏燕著. —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7. 1

ISBN 978-7-80623-731-1

I. 梨... II. 穆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8020 号

梨花满地

作 者: 穆宏燕

出版统筹: 单占生 张 明

策划编辑: 陈 静 方 伟

责任编辑: 刘晨芳 文 欢

美术编辑: 刘运来

责任校对: 伊春萍

出版发行: 河南文艺出版社

本社地址: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

邮政编码: 450011

承印单位: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单位: 新华书店

纸张规格: 72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7

印 数: 1-5,500

字 数: 25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80623-731-1

定 价: 23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 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爱的追寻与情的迷失

——《梨花满地》序

白 焯

从事伊朗文学研究颇有成就的穆宏燕在写小说，我没怎么想到；而她的长篇处女作竟是如此的出色，我更是没有想到。这一连串的意外，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这个客串小说写作的年轻女学者刮目相看。

说实话，现在的小说作品虽然数量相当不少，但好看者却为数并不很多。究其原因，一是没有植根于生活深层的人生故事，二是在故事背后缺乏饱满而独到的精神支撑。穆宏燕的这部《梨花满地》，做到了以曲婉的故事引人，以浑厚的内蕴启人，盖因她把深切的生活感悟凝结于好看的故事，又以深刻的人生思索激活了多棱的人物。

北方大学英语系教师黎空庭在年届不惑之时，偏偏遭遇了爱的迷惘与情的困惑。学校里的勃勃青春气息，离异后的乏味的单身生活，使这个“经历了婚姻挫折的四十岁男人”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“坠入爱情之中”。他先是在去西山游玩的路上骑车撞倒了一个靓丽的女生，稀里糊涂地“偷了情”或被“偷情”；随之是在校园邂逅一位独自静思的女性，为她的矜持和神秘所深深引动，并为什么都“无可奉告”的她取名静子；尔后在学校的英语培训班上，又与对自己有意的女学员成烟渐走渐近；在已与余辉热恋的似云向其倾诉了久有的爱意后，他又“不能自持”地与似云“偷食了禁果”。

如果说这一切都有些随欲所使和逢场作戏的话，那么，对于那个他取名静子实际就是花若尘的女子，黎空庭可谓动了真情，用了真心。他不能忍受她的时隐时现，见不到就四处寻找，找到后便形影不离，并相约她去敦煌自驾游玩；在西去的路上，起居上无微不至的关照，彼此无话不谈的交心，这个秀外慧中又冰清玉洁的女子，让他领略到了爱的忠贞，情的可贵；也映照出了自己的爱的随意，情的滥用。他决计以自己的坦诚换取她的爱心，孰料听了他一一件又一件的荒唐情事，她不但大为惊愕，而且也难以宽宥，两个彼此贴近的心又

陡然拉开了距离。而当失意的成烟遭祸出事使黎空庭的滥情乱性之事完全败露之后，她对于他、对于爱，都彻底地绝望了，索性剃度出家，皈依了佛门。

黎空庭和花若尘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苦苦追寻着爱情，但结果却劳而无功，空手而归，甚至殊途同归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种“互文性”的因果关联。黎空庭一直以“多情”掩盖自己的“滥情”，花若尘一直以“贪欢”宽宥黎空庭的“多情”，但当一切都真真实实地袒露出来之后，两个人才发现，他们之间，差异是如此的巨大，距离是那么的遥远。人的行为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情爱行为，是如何的彼此牵连，是怎样的累及他人，及至造成难以抚平的巨大创伤，这部作品可谓表现得既淋漓尽致又入木三分了。

在黎空庭的爱情故事里，作者裹藏了深刻而愤懑的批判意向，是毋庸置疑的；而且这种批判里又含带了些许女性的视角和女性的意识，这也显而易见。黎空庭一见可心的女人，不是“浑身冒火”、“不能自持”，就是“一下直奔主题”，此时的“理智”，往往“都等于零”，而且那边旧情尚在，这边就“又卷入了感情的漩涡”。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，似云在短暂的犹疑之后踏踏实实地嫁给了余辉；成烟在确定自己得不到黎空庭的真爱之后毅然决然地离去；花若尘更是在看透了黎空庭，也绝望了爱情之后遁入了空门。她们爱起来是那样的缠绵而蕴藉，离去时又是如此地毫不拖泥带水。她们的如许言行，把女性对于爱的忠贞、对于情的专一，以及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态度，都表露得何其鲜明，何等擘肯！尤其是花若尘的“性和爱应该是对等的”，“应该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本能”的说法和做法，更是让人看到了知识女性在性爱问题上的清风亮节和应有操守。在一桩够不上宏大的爱情叙事里，埋设了有关爱情的如许真谛、释放出有关人生的诸多况味，这使得看似玩闹的恋情逐渐都重起来，看似轻松的情戏也格外沉重起来。

总而言之，我感觉这是一部文格雅致、意蕴醇厚的爱情小说力作，很值得置身爱情的局中人和将要谈情说爱的年轻人好好拜读；我相信只要是读过了作品，人们自会有所收获，必会有所裨益。

《梨花满地》这部作品也向人们表明，作者穆宏燕在爱情题材的写作中，是有实力又有潜力的。我也真诚地希望，这部作品只是她的系列小说力作陆续登场的精彩亮相。

2006年6月10日于北京朝内

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不惑之年的第一天。

天气十分晴朗。太阳释放出来的温度就像用手抚摩女人的乳房一样暖得叫人酥软。校园的地上铺满了黄色的银杏叶，脚踩在上面，发出阵阵沙沙声，仿佛女人在快感来临时刻发出的幸福呻吟。又到赏秋时节了！我想，这四十岁的生日应当去西山看红叶，反正下午没课，也没什么要紧事。这念头一出现，立刻就膨胀成一种强烈的渴望。

我立马骑上自行车，冲出了校门。

校门口的公共汽车站上，一辆小公共正停在那里，售票员站在车门口大声吆喝：“西山，两块。西山，两块。”路边等公共汽车的乘客不少，上小公共的并不多，只有两三个。售票员又吆喝了一阵，终于有两个经不住吆喝，犹犹豫豫地上去了。

还是骑车方便！就在售票员吆喝之际，我猛蹬一气，把小公共远远甩在了后面。真来劲！刚得意没两分钟，小公共又超了上来。我玩儿命狠蹬，有意无意地与小公共飙起车来。前方一个车站，小公共停下来，吆喝着招揽客人。我噌地一下超了过去，长长喘出一口气，颇有些得意。就这样，你停我超，你超我跟地与小公共飙着车。渐渐地，腿越来越沉重，越来越跟不上小公共了。真要命，怎么会这样？十多年前可从来没有这种感觉。一转念，真是没有自知之明！现在毕竟是十多年之后了啊！唉，毕竟四十了，不再是当年那个爱与公共

汽车飙车的小伙子了。放弃吗？那怎么行！跟着吧，来点奥林匹克精神，重在参与。于是，我依然强努力着使劲蹬。

远远地，我看见小公共在前面一个车站上停下来。车站上有三四个人在等候，小公共虽已满载，但还是挤了上去。小公共关上门走了。在小公共腾出来的空间，我兀地发现还有一个人，不知他是没挤上车，还是刚从车上下来。我快骑到他跟前时，他叫住了我：“哎，小伙子——”

在别人眼中我还是小伙子！我心里又有些得意起来。的确，我要不说年龄，没人会想到我已经四十了。我停在了他面前。他说：“小伙子，你是去西山吗？”

说不上他有多大岁数，反正是个老者。面目清癯，目光炯炯有神。秃顶，下巴上的长须在微微飘动。身着斜襟布衫布裤，宽大的裤脚扎在袜子里，脚上是双圆口布鞋。肩上挎了个布包。不像农村老汉，也不像普通市民。对他，我有一种描述不出的特异感觉。

我说：“是啊，是去西山。”

他说：“我也去西山。你能带上我吗？”

你为什么不上刚才那辆小公共啊？我想问，但没有问出来。那种特异的的感觉攫住了我。我说：“行，您上来吧。”

他噌地一下坐在了后座上，动作异常轻灵。我几乎没有感觉到动静，也几乎没有感觉到重量。我的双腿似乎也没刚才那么沉重了，也许是我放弃了飙车的缘故。没有了竞争的心态，人就轻便了。我不疾不徐地蹬着车，有一搭无一搭地与那老者聊起天来。我说：“老大爷，您也去西山看红叶？”

他说：“我看人看红叶。”

看人看红叶？我有些发懵，琢磨不出话的意思。我就说自己的话：“我有很多年都没到西山看红叶了。有十来年了吧。以前几乎每年都去西山看红叶，因为我的生日正好在红叶季节。”的确，以前大学时代我几乎每年都去西山看红叶，而回国这几年来，我还没有去过，为什么？想想，大概因为形单影只。

老者说：“以前你并没有在看红叶，而是在看人看红叶。”

看人看红叶？我越发懵了，就说了：“我不懂您的意思。”

老者在我身后伸出一只手，指着前方说：“你看到西山了吗？”

我抬头望前方，西山正好被眼前一建筑挡住了，只看到一群一群的人往西山拥去。我说：“这东西把西山挡住了。”

老者说：“等你置身于西山时，你就会发现眼前的人流把西山挡住了。”

我忽然明白了：“您是说，看红叶的人太多，到了西山，走来走去，看到的都是拥挤的人群，哪有赏红叶的情趣。”刚明白了没几秒钟，我又糊涂了：“那您干吗也去看人看红叶？”

老者说：“我是看人看红叶，而你是看人看红叶。”

这是什么话？我愈加糊涂起来，愈发觉得这老者特异。就在我琢磨这话的意思时，老者又说了：“我给你指一个赏红叶的去处。”不等我表态，他就指着一个岔路口说：“你拐上这条小路，一直顺着这条路骑，翻过一道坡，就到了西山的后山。那里满山都是红叶树，却人迹稀少，是一个安静的去处。”

不等老者把话说完，我已经不由自主地拐上了那条小路。仿佛那股特异的力量拽着我，根本不容我作出思考和判断。小路曲曲弯弯的，很清静，行人不多，开始还偶尔碰到一两个，到后来就再没有看到别的人。我骑着车，驮着那老者，不疾不徐地前行。我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想到要说什么。老者也没有说话。四周出奇的寂静。寂静中有一种特异的力量笼罩住我，让我不思不想不言不语不看不视不听不闻。仿佛一切都停滞在这寂静中了。

我忽然感到腿有些吃力，这时听到老者说：“我就在这里下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他已经下了车。老者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混沌状态，我这才看到我正骑在一道坡上。怪不得感觉吃力。我原以为他要跟我一起去那安静处赏红叶，他却要下车了。我看看四周，并没有人家，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他要去哪里？老者说：“我就住在这附近。你翻过这道坡，再拐一个弯，就看到红叶林了。谢谢你这一路带着我。你走吧。”

我与老者道了别，骑上车继续走。刚走出没多远，忽然想起该看看那老者往何方走，因为这里除这条小路外，没有别的路。我回过头去，四周一片空空的 山野，没有看到那老者。我惊异不已，惊异中夹杂着些许隐隐的惶恐。究竟

惶恐的是什么，我既无法准确地辨析，也不能清晰地感知。呆了片刻，我骑上车，继续走。

翻过坡，自行车就飞也似的下去了，顺着小路的弯道一拐，眼前突然一片鲜红，失去了视觉，好像被人用红布蒙住了头。我措手不及，从车上栽了下来。

我爬起来，脑子木木的，眼前依然是一片鲜红。我的眼睛出血了？！我恐慌地用手抹了一把眼，手上没有血。我用手使劲揉眼，再睁开，还是一片鲜红。再揉，再睁开，涣散的目光渐渐聚焦在了一起。我看到的是一片火红的红叶林，红得让我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。我放眼望了望，视线被一片火焰挡住，看不到红叶林的边际。

天哪！竟然有这样的地方！我醉了。仿佛我不是走进了红叶林，而是掉进了葡萄酒缸。红叶林是那样的广阔，把我完全淹没其中。我渐渐地丧失了清楚的意识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，就那样醉醺醺地在红叶林中走来穿去，游来荡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感到渴了。这时，我才想起，从学校出来时，一时兴起，没做任何准备工作，没有带水。这一路上消耗了多少体力，竟然也没感觉到渴，否则路上也可以买点水。

红叶林中除了红叶还是红叶，没有一点水源。红叶林如火一样燎人，让我愈发感到焦渴。我想，还是走出红叶林，先找点水喝，清醒清醒迷迷糊糊的脑袋，再慢慢地尽情游逛。我走来穿去，穿去走来。我忽然发现我迷路了，迷失在红叶林中，找不到走出去的路。四周是熊熊燃烧的火焰，烤得我嗓子直冒烟。我不会渴死在这红叶林中吧？我浑身一哆嗦，不由得恐慌起来，对这让我无比陶醉的红叶林感到无比的恐慌。我要逃出去，我必须逃出去。

不知我在红叶林中穿梭了多久，我依然没有找到走出去的路。我渴得头昏眼花，渐渐支持不住，几乎就要倒在红叶林中。就在我快要绝望之时，我隐隐听到一种声，再仔细一听，却什么声音也没有。我想，我是在焦渴与恐慌中出现了幻听。一阵风吹来，我又听到了那种声音，虽然很细弱，但很真切，肯定不是幻听。我朝声音的方向走去，声音又没了。我停下来，等着风起。果然，

随着一阵风，又传来那声音，我循着声音而去，那声音越来越清晰，不借助风也能听真切了。

钟声！我终于确定那是钟声。深山里的钟声大都出自寺庙，这么说，这深山里有一座寺庙！一闪念，我双腿簌簌地发抖，不知是因为激动，还是因为精疲力竭，反正我知道我不会渴死在这红叶林中了。

当——当——当——，钟声是那样的绵长悠远，让我惶恐失措的心渐渐安宁下来。当——当——当——，钟声是那样的悠远绵长，越过一个又一个的世纪，穿透一个又一个的空间，把人安宁下来的心带出了尘嚣。我终于看到那青瓦红墙了！

我沿着红墙走了没多远，便看到了寺庙的大门。大门匾额上四个大字：西山禅寺。字体飘逸又遒劲，一派道骨仙风，却又脚踩大地。匾额上没有落款，不知出自何人。附近也没有看到任何说明文字，不知该寺建于何时。

大门半掩着。我拾级而上，轻轻推开山门，跨了进去。山门里没有哼哈二将，庭院中央有张小方桌，桌上有一茶壶和一只茶碗。我摸摸茶壶，很烫，刚沏的，似乎是专门为我准备的。我倒了半碗茶，吹了吹，徐徐喝了几口。少顷，又吹了吹，咕嘟咕嘟全喝了下去。我所有的焦灼——生理的和心理的，被茶水一浇，哧哧地气化成一缕缕白烟，渐渐散了去。

我迈进庭院，两侧是钟楼和鼓楼。钟声依然一阵一阵地从钟楼里传出来，近了听，更加清脆，具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震撼力。我走进钟楼，看见一个小和尚在撞钟，约摸十八九岁，也许更小。小和尚看了我一眼，没有任何惊诧，依旧一下一下地撞着钟。我不由自主地双手合十于胸，说：“小师傅，为何撞钟？贵寺在做法事？”

小和尚说：“师傅云游归来，鸣钟以示迎接。”

我立刻想到那位老者，心里似乎有些明白。

我又问：“山门里的茶水是为谁而备？”

小和尚说：“为渴者而备。”小和尚话藏机锋，不可小视。

我又问：“可否引见尊师？”

“师傅在寺后的禅室休息，不可打扰。”

“那我可否在贵寺四处走走？”

“请便。”小和尚依然一下一下地撞着钟。

出了钟鼓楼，往里是天王殿，但殿里没有一般寺庙都有的四大天王塑像，也没有佛教护法神韦驮，只有一尊大肚弥勒佛。天王殿往里是一片宽阔的庭院，庭院两侧是配殿。东配殿里供着一尊佛像，牌位上写着是药师佛。不用看，我就知道西配殿供的是阿弥陀佛。三世佛如此布置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庭院的正前方是大雄宝殿。殿前两侧翘首挺立着两棵粗大的白皮松，古朴苍老，遒劲有力。看这树的模样该有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了，那么这西山禅寺至少也该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？大雄宝殿里面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，佛像是晶莹剔透的白玉雕成。我并不信佛，以前到寺庙里游玩也没拜过佛像，但此时的我不是在游玩，钟声萦绕的静寂中，释迦牟尼那圣洁安详的尊容，透出一股摄人心魂的力量，我不由自主地双手合十拜了拜。

绕过释迦牟尼佛像的背壁，有一道后门，上着门闩。透过门缝，我看见外面是一片树林，已是寺外。这就看完了？这西山禅寺并不大啊。寺里很清静，没有看到别的人——僧人、香客或游人，只有清脆的钟声后浪逐前浪，充盈在整个的空间，袅绕不散。

我在寺里走了一圈，没有找到那禅室。我并不想打扰那小和尚的师傅，但我想瞅一眼是不是那老者，以证实我所有的特异感觉。我又在寺里寻摸了一圈，依然没有找到那禅室。这就奇怪了，就这么大点地方，怎么会找不到？仔细回想，小和尚说的是“寺后的禅室”，那么禅室该在寺庙的后面。于是，我第三次走进大雄宝殿，径直走到佛像背壁后面，轻轻抬起后门上的门闩，打开门，走了出去。

我这才看清楚，外面是一片茂密的梨树林。正是秋实满枝的时节，每棵树上都结满了梨，沉甸甸的，压着枝头伸向黄色的泥土。梨树林深处，隐隐约约似有一房屋。这真的是，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我想，那应该是小和尚的师傅休息的禅室了。我轻步穿过梨树林，清楚看见那是一间木屋。我过去，悄

悄从窗户张望，怕打扰禅师休息。木屋里堆了很多杂物，并且落满了灰尘，还到处是蛛网，不像是人住的地方，里面也没有人。我轻轻推开木屋的门，跨了进去，仔细看了一眼，的确没有人。真是奇怪了！我便转身出来，关好门，走到一棵梨树跟前，摘了一个梨，坐下来，一边吃梨一边闷闷地想。一下午都没闲着，这一坐下来才感觉真有些累了，我便靠在梨树上想休息一会儿。

忽然间，我觉得眼前白晃晃的，下雪了？这还不到下雪的时候呢！抬头一看，原来是梨树开满了雪白的梨花。惊异中，我霍的一下站起身来。刹那间，我惊呆了，整个梨树林都开满了梨花，清一色的雪白，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！现在明明是秋天啊？刚才枝头上明明还果实累累啊？我瞅瞅手中啃了一半的梨，又看看满眼的梨花，不知道哪一样是真，又哪一样是幻。

正当我发呆，一阵风袭来，只听得窸窣窣声四起，梨花片片脱离了枝头，翻飞，盘旋，终于坠落。一眨眼的工夫，竟然落英缤纷，梨花满地！再看树枝，全成光秃秃的，没了一瓣梨花！这花开花落，竟是如此的迅速。

我知道我遇上了异事，恐慌不已，想赶紧离开这里。我拔腿就要走，却怎么也抬不起脚。就在我慌乱失措之时，听见吱嘎一声响，抬头一看，那木屋的门从里面开了。怪了，刚才明明看见屋里没有人啊。异事接踵而至，我反倒镇定下来。木屋里走出来一位老者，面目清癯，目光炯炯有神。秃顶，下巴上的长须在微微飘动。身着斜襟布衫布裤，宽大的裤脚扎在袜子里，脚上是双圆口布鞋。

我就知道是他！

老者口中喃喃低语：“转瞬即空，转瞬即空。”

我赶紧双手合十于胸：“大师，在下愚昧，不识高人，冒犯之处，还望见谅。”

老者一只手掌竖于当胸，另一只手拿着一串佛珠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何处来？”

我刚要张口回答，忽悟老者话里藏有机锋，遂不敢造次。略为沉思，方才谨慎答道：“迷失处来。”

老者又问：“施主现何在？”

果不其然。我又沉思片刻，回答说：“混沌处在。”

老者再问：“施主何处去？”

我沉吟半晌，小心回答说：“原处去。”

老者紧问：“原处何处？”

我茫然，答不上来。

老者用指头敲了我的脑袋一下：“混沌未开。”

我猛地一激灵，醒过来，看看四周，哪有什么老者，木屋的门也依然关着。怀里有个梨，想是从树上掉下来，砸了我头一下，砸醒了我，再跳进了我怀中。我站起身来，一眼望去，梨树林也依然那么果实累累。那么，刚才是我靠着树迷瞪过去了，做了一个梦。

我又到木屋里仔细查看了一番，确实没有人。我只好回到钟楼，小和尚看了我一眼，依旧一下一下地撞着钟，阵阵声浪在钟楼里嗡嗡作响。

我再次请求：“可否引见尊师。”

小和尚依旧说：“师傅在寺后的禅室休息，不可打扰。”

无奈何，我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想着天也不早了，该回去了，这才想起问出山的路。小和尚说：“门前小路即通山外。”

我告辞出来，缓步走到山门，刚迈腿跨出门槛，与一个正迈腿要进来的人撞在了一起。我赶紧收回脚，定睛一看，是一位年轻女人。我根本没有想到这寺庙会有游人来，刹那间，我着实吃惊不小。

我打量着她，模样端庄秀丽，齐肩的中长发让她更添一分文静，青灰色的秋装让她显出一分与年龄不相称的老成。个子不高也不矮，身条不胖也不瘦，似乎一切都刚刚好，既不盈一分，也不欠一厘。她也打量着我，大概在这深山古刹里，遇到一个陌生人，也有些吃惊。就在我们四目交汇的一瞬间，我仿佛被两道电流击中，浑身麻麻的。

我正要张嘴说什么，她一低头，迈腿进了山门，从小方桌上倒了茶水来喝。喝完了，轻轻放下碗，进了寺庙。她身上仿佛有一种引力，让我不由自主地跟了进去。她进了大雄宝殿，在释迦牟尼像前跪下来礼拜，看来是专程来拜佛的

香客，并非似我一般的游人。其实，我也不是游人。尽管那女香客背冲着我，但我可以感受到她那虔诚的神态，她正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中，对周遭的现实世界完全无知无觉。

我不敢打搅她，转身到庭院里闲步。我想，等那位女香客礼佛完了出来，跟她聊聊，她也许对西山禅寺和主持大师的情况知道一些。但是，过了很久，也不见那女香客出来。我便走过去看，大雄宝殿里已没了人影。奇怪，这人会到哪里去了呢？西山禅寺就这么大点地方，而我一直就在庭院里，没有看到她出来呀。

我忽然想到大殿背壁后的那道后门，转过去一看，果然，我刚才关上的后门开着。我走了出去，在梨树林中转了一圈，并没有看到任何人。又瞅了瞅那间木屋，的确没有人。这西山禅寺也太神秘了。难道，刚才是我的幻觉，或者是我又在做梦？

我回到钟楼，问小和尚刚才是否看到一位女香客。

小和尚依然撞着钟，说：“未见。”

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无奈何，只好走出西山禅寺。沿着门前小路走了约摸四五十分钟，我看到了我那躺在路边的自行车。想来这里离西山禅寺也没多远，我怎么会是在红叶林中迷路呢，又怎么会走不出红叶林呢，真是不明白。我骑上自行车，往回走，脑子仍迷迷瞪瞪的。神异的老者、寂静得有些寥落的西山禅寺、杳杳的钟声、奇异的梨花满地的梦境、神秘的女香客，来回在我脑海中飘来又飘去，渐渐地模糊了，远逝了。我似乎仍在想什么，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想。

2

没在血色中的太阳把满是红叶的西山涂抹得更加鲜红。在沸腾着火的世界里漫游归来的游人们依然还处在沸腾中。公共汽车站上，人潮涌动，人声鼎沸。我从山后的寂静世界突然进入到山前沸腾的世界。这两个场景之间的切换是那样的迅速，而我的反应是那样的迟钝，乃至久久不能明白：下午游寂静的西山

禅寺，是真的发生过，还是一场梦境？抑或我此刻才是在梦中，眼前的这个沸腾世界才是一场梦境？

“啊——”一声尖叫，我咣当一下连人带车摔倒在地。定神一看，我与一个年轻女孩摔在了一起。都怪我恍恍惚惚的，注意力不集中，撞了别人。女孩半躺在地上，哎哟哎哟地哼着。我赶紧爬起来，去拉女孩：“真对不起，撞着你哪儿了？”

女孩坐起身，垂直的长发散在后背和耳旁，浅米色的短风衣和牛仔裤，脚上是白色旅游鞋，靓丽的模样，整个人显得青春又迷人。我觉得，这一跤把我摔醒了，我不再迷迷糊糊的了，因为我在用一个男人清醒的眼光去打量眼前的这位年轻异性。

女孩眼中似乎有一抹泪光，看来是真摔着了，疼得不轻。我充满歉意地关切地问：“撞着哪儿了？”

她哼着说：“可能是撞着脚了。”

“哪只脚？”

“右脚。”

我伸手去，刚一碰到她的右脚，她就痛得嗷地一声尖叫。真糟糕，可能是伤着骨头了，得赶紧送人家上医院。我说：“我送你上医院吧，拍张片子，看看是不是伤着骨头了。”我知道这附近正好有家部队医院。

女孩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好吧。”

我扶起自行车，架稳了。我想把她抱起来放在车上，又不敢，怕冒犯人家。正在我犹豫之际，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说：“我起不来了，你得搀我。”

我赶紧去搀她，一只手横过她后背，伸进她另一侧的腋下，她一只胳膊搂住我脖子，努力想起来，但尖叫一声，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这样不行，疼死我了。”看来真是伤得不轻。

这时，我不再犹豫，一下把她横抱起来，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说了声：“你坐稳了。”便骑上车往医院飞驰。一路上，我除了一个劲儿地赔不是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女孩在后面，头靠在我的后背上，不停地哼着。我从没有被一个陌

生女性如此依靠过。尽管我不断告诫自己此时情况特殊，不要想入非非，但我那被女孩靠着的后背依然不由自主地渐渐升起一股暖意。我的理智试图阻止住这股暖流，但却适得其反，遭到阻击的暖流在反弹作用下，轻易越过堤坝，迅速在全身蔓延开来。

到了医院，我支住自行车，把女孩搀下车。她左脚落地，右脚瘸着，整个身子都靠在我身上，试着想靠着我走，又说：“不行，我走不了路。”

没来由地，我感到，她说的这句话正是我盼望她说出口的。我赶紧说：“我来背你吧。”不等她回答，我就不容分说地一下将她背了起来。

她双手从后面搂住我的脖子，她的气息吹进我后脖子，那股奇异的暖流再次在我全身扩散开来。我阻止不了这种感觉的产生和蔓延，因为这种感觉实在很美妙。

挂了号，走进急诊室，我才把她放下来。大夫说：“怎么啦？”

我说：“她右脚被自行车撞了。”

大夫托起女孩的右脚，女孩痛得大叫：“别碰。疼死我了。”

大夫放下女孩脚，说：“拍个片子吧。”然后就开始开单子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女孩回答：“茹梦。”

如梦？真是个特别的名字。大夫在诊疗单的姓名栏上写上“如梦”。

女孩说：“不对，‘如’字上有个草头。”

大夫添了个草头，又问：“多大。”

女孩回答：“二十二。”

才二十二岁，多么的年轻！也许是女孩回答的年龄刺激了我，我下意识地打量她起来，真的是青春又迷人。我正打量着她，她抬起头来看我。我慌乱地挪开眼睛，只觉得脸有些发烫，心突突直跳。一种突如其来的感觉攫住了我。

大夫把单子交给我：“去吧。放射科在西头。”

我背着茹梦到了放射科，值班的是一位年轻女大夫。我把单子交给她，她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上床吧，把鞋脱了。”

我把茹梦放在病床上，小心翼翼地给她脱鞋。我一边脱，她一边叫，急得我满头汗，好半天才把鞋脱下来。那年轻女大夫在旁边说了一句：“看他对你多好啊，真让人羡慕。”

我知道她误会了我与茹梦的关系，想解释一下，又觉得没有必要，因为这样的误会让我感到很受用。一抬头，与茹梦的目光撞了个正着。她微笑着，一丝幸福的满足感挂在脸上。这次，我没有躲开她的目光，与她对视了片刻。我也微笑起来。显然，我们俩都没有在意那年轻女大夫的误会，也许在心里还暗自喜欢这种误会。然后，大夫叫我到外面等着。没多一会儿，大夫又把我叫进去，让我把茹梦带到外面等结果。

我和茹梦坐在放射科外面的椅子上等着。她把头靠在我肩上，非常自然。而我自己却非常的不自然，因为这时的情形已不再是她必须依靠着我。我尽管恋爱过，结过婚，但实在没多少与女孩子打交道的经验。我不知道，这是不是一种暗示，抑或只是一个女孩子通常的依靠心理的继续，没有更多的情感因素。由于不能确定，我不敢造次，不知该怎么应对这种朦胧不清的处境，怕自作多情，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做了不该做出的举动。越多想，心里就越发的不自然起来，觉得身体发紧。我想找点话来说，让自己放松一些，却又不知该说什么，半晌才说出一句：“今天真是对不住你。”

“等了半天，你就说出这么句话来？你都说了多少个对不起了？耳朵都起茧子了。”她说：“能不能说点别的。”语气有些娇嗔，完全是女孩子在跟自己男朋友撒娇时的惯常口气。

我揣摩着她话的意思，心脏的跳动变得急速起来。没等我说什么，她娇软的声音又在我耳根盘旋：“我想，今天被你撞倒是一种缘分，你真好，心肠好，又细心，还很温柔，我很喜欢你。”这就是现在的女孩，对感情毫不掩饰，直接率真。

我似乎一直在紧张地等着她的表白，她的话一出口，我便深喘出一口气，身体松弛了下来，喜悦的电流使我全身僵硬的细胞变得酥软。爱情就是这样在你根本想不到的场合闯了进来。我更没有想到，我，一个经历了婚姻挫折的四